

新疆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博大精深和兼容并蓄，有幸或不幸被新疆选中的人，无一例外地被其傲走魂魄，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的梦中都会有新疆人的影子，他的言行中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流露出雪山般的崇高、大漠般的旷达和戈壁般的坚韧。它雕塑着新疆人自由不羁的生命人格，强化着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承受力及隐忍之美。从新疆走出的人，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具性格特征的人；从新疆流淌的歌舞，无疑是华夏大地的美之源头。

在我们论及新疆时，新疆不仅仅是传说中神秘的边疆，也不仅仅是历史中曾几辉煌的边疆。它更应该是现实中的新疆，是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生机勃勃的新疆。

漫步 艺海拾贝

周涛 赵光鸣 = 编

Meiwen Shuwu
Manbu Yihai Shibe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漫步
艺海拾贝

周涛 赵光鸣 = 编

Meiwen Shuwu
Manbu Yihai Shibe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步艺海拾贝 / 周涛 赵光鸣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5

(美文书屋)

ISBN 7-228-10107-3

I. 漫… II. ①周… ②赵…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70 号

漫步艺海拾贝

周涛 赵光鸣 / 编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0991) 2825887 2816212
制版 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0 印张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定价 18.60 元

编者的话

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的全国十六届书市上，由新疆作协精心组织的新疆老中青三代作者，倾力打造的《美文书屋——奏响青春旋律、拾起飘落红叶、攀登群山释怀、漫步艺海拾贝》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新疆文坛的盛典，这是新疆作家的精品奉献，这是西部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曲嘹亮的赞歌。

这套书收录编辑特点：

一是新疆作家群精品力作的集成。

在开发西部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新疆作家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热情地喷发着火一样的激情，用充满深情的爱，抒发着对新疆三山两盆的眷恋和向往；用勤奋的笔抒写着时代的主旋律——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为了让世界了解新疆，认识新疆，热爱新疆，建设新疆，新疆三代作家不懈地用个人的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可以从周涛、王刚、赵天益、二毛、孤岛、丰收的作品魅力中品味到新疆日新月异，和谐发展的变化。

二是作品强烈地抒发了新疆作家群的胸怀。

好的，美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朽的文化丰碑。在新疆作协的精心组织下，有七十多位作协会员为这套西部美文奉献自己最好的作品。作品涉及的领域多，有写人的，有写情的，有写山的，有写水的；时间跨度大，



有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有写改革开放后巨变的，而更多的是写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的；文学性强，艺术感染力强，作品不拘于何种形式，也不拘于哪一个人物，只要是读者喜欢的作品，就选择收录，力图让读者从精短的美文中，领略到西部人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生命，向往幸福美满情感的精神世界。

三是欣赏和领略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独特的新疆之美。

新疆是个好地方，浓郁的民俗风情，独特的地域环境，气势宏伟的山脉湖泊，浩瀚的戈壁大漠，美丽如画的新城绿洲，这一切的辉煌，在作品中你可以尽情地领略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你可以从作品中了解到底蕴厚重的西域文明和西域文化。

四是精心打造精短美文。

当下，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精神需求的品位提高了，时代信息的掌握快捷了，所需所求的档次提升了，追求完美的素质增强了，在读者读书习惯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从有限的的时间里，获取无限的精神享受，这套精品图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收录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优美，感情丰富，妙趣横生。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这套图书，这套图书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的欢乐和享受；也相信广大青年读者朋友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收益。

最后，借《美文书屋》出版盛典的机会，感谢广大读者对新疆作家群的关怀和厚爱，也预祝更多更好更优秀的西部美文不断问世。

编者

2006年5月



目录

Contents

- 你到底想要什么 / 周涛 1
- 天山的大雪和约翰列农 / 王刚 4
- 多彩的芦荡 / 赵天益 8
- 读赵光鸣的一篇序言 / 孟驰北 12
- 亚洲的甜蜜之心 / 黄毅 15
- 亲情至尊 / 曾其祥 18
- 日子的味道 / 陈漠 21
- 我的腰子 / 二毛 23
- 草原上的人们 / 梅家胜 27
- 幸与周涛为友 / 郝洪山 29
- 永远的守卫 / 黄进业 33

Contents



卷一 散文

· 羞愧 / 李盛涌 36

· 大地的教育 / 陈漠 38

· 投生人世 / 周军成 41

· 雪域之吃 / 徐常根 43

· 半是兄长半是师 / 梁作振 48

· 家在铁路边 / 王波 51

· 新疆男人的风采 / 李明 53

* * * * *

· 粗犷健美的刀郎歌舞 / 褚远亮 56

· 土厚能令百宝生 / 褚远亮 60

· 漫上个“花儿”心舒坦 / 刘河山 64

· 歌唱使哈萨克人陶醉 / 刘河山 67

· 好男佩好刀 好刀在新疆 / 丁燕 70

* * * * *

· 狗这一辈子 / 刘亮程 72

· 棕牛 / 朱玛拜·比拉勒 74

白马 / 朱玛拜·比拉勒 78

黄羊奔跑 / 郁笛 82

猎隼 / 梅家胜 85

寻马记 / 王有才 88

牧民、马与狼 / 申国祥 91

南山之羊·小鸡·生命 / 郝洪山 97

鹰的联想 / 童马 99

* * * * *

新疆大地 / 黄毅 102

新疆啊,新疆 / 孤岛 105

夜探石头城 / 贺继宏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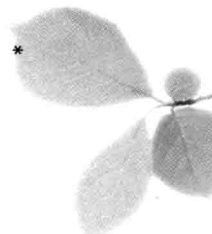
永远的绿洲 / 蒋光成 115

远古一条河 / 赵晓云 119

沉沉的吐鲁番 / 李长啸 121

山与湖 / 卢一萍 123

喀纳斯 / 沈苇 126



Contents



卷 文 书 星

- 伊犁秋色 / 高炯浩 128
- 感受沧桑 / 蒋光成 131
- 清澈的瓦尔登湖 / 李盛涌 134
- 拜谒阿勒屯麻扎 / 铁梅 137
- 天山上的丰碑 / 赵晓云 140
- 遥远的哈拉吐鲁克 / 熊红久 142
- 流沙上的公路 / 杜宗阳 147
- 阿拉山口 / 克矛 150
- 为何还滞留在乌鲁木齐 / 丁燕 153

你到底想要什么

● 周 涛

他是一个嗓子沙哑的人，但他却要比常人更爱说话，一般人总是先想好，再说出来，而他不是，他是先说出去，然后再想(或者连想也不想)。所以对他来说，说话就是目的，把一些未成形的念头、想法，把这些积存物吐出去，可能有利于健康。

他和她一走出楼门口，雪就停了，冬天的语言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在阳光下闪烁晃眼。他们各穿了一种颜色的风衣，走在空旷的大院里。可能是清晨使他爱说话，也可能是雪使他爱说话，还可能是他和她年过四旬步态谨慎的样子使他爱说话，他用自嘲的、摹仿老人的口气说起来，他说：“有一对老头老太太，他们两个去买菜，老太太要买黄萝卜，老头儿偏要买莲花白……哈哈！”

说完，他看着她笑了笑，仿佛为自己即兴编出来的这些话有些得意。但是她没有反应，只顾认真地走路，她是个十分实际的人，从不为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儿操心。这时，他俩正好经过一座拆了一半儿的旧楼，这又给了他话题，他说：“咦，这就怪了。”他用手指着远处另一座楼说：“这栋楼还没有那栋楼盖得早，怎么先坏了呢？”然后他自己解释道：“对了，和人一样是吧？有的人还没有另外的人生得早，结果先死了。”她认真走路，不吭气。

他突然说：“什么他妈的爱呀，都是扯淡！”她知道他思维



又跳开了,不知又想到什么了。但她不问他,继续往前走。

他不甘寂寞,她不爱多说,他俩一起走路虽然不正常但却正好,一个不停地说,一个不停地走,说给走带来了动力,走给说带去了方向。

不料他的思维已经到了美国,真快。“我有一种预感,”他说,“这辈子我能带你去一趟美国,你信不信?”

她知道他又在做白日梦了,就淡淡地笑笑。

他继续说,如果你去了美国,想办的头三件事是什么?

她从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回答不出。

他说给你点时间想一想,而且不断地催问:“想好了没有?”可是她懒得想,她对不着边际的事情完全缺乏兴趣。

他没有耐心再等她考虑了,就自己替她回答:“我还是给你买条时髦裤衩吧。”

她笑了。

他为自己的滑稽幽默逗笑,沙哑地低声笑起来。接着他纠正道,还是买套时装吧,把你一辈子的辛苦都捞回来!

这下她开口说话了:“一辈子的辛苦就值一套衣服呀?”

“你别贪得无厌嘛。”

“你呀,就是那个守着木头洗衣盆的老太婆,最后,还是守着那个破木盆!你干脆说要一辆汽车?我只能买得起北京 212,可惜美国还没有。”

后来他们走出了大院,来到马路上。见到路边上放着两张桌子,桌子上摆着的纸牌上写着“世界艾滋病日”,四个护士坐在桌后,向路人散发宣传防治艾滋病的传单。

“今天是艾滋病日啊?”他问护士。

“对。”其中一个护士说。

“那我怎么没得艾滋病啊?”

“今天是防治艾滋病日。”

“那明天还防不防治了啊?”

护士受到他的故作正经的挑逗,笑了起来。其中一个最年轻的递给他一份传单,他慌忙摆着手说:“别给俺,俺们可不敢得、不敢得。”说完,扭身作逃窜状,背后又一阵笑。走出去一段,他说:“怎么样?我一下就把其中最年轻漂亮的那个逗乐了,我的魅力大不大?”

该过马路了,他搀住她,“守木盆的老太婆啊,还是我拉着你过吧,

不然又要摔一跤。”她就这样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走着，每一步都谨慎而认真，并且毫无反应地听他喋喋不休。他们走过了花园大转盘，来到了要去造访的朋友新住的大院门前。

新修的大门上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这又使他生起气来，“到处是不信任！到处是敌意！”他说，每一个单位都像一个小诸侯，一个警惕的小国城邦，把城市割据成无数碎块，一大半的砖头用来砌了墙，房屋反而孤立无援！你看那牌子上，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还不如再写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呢——不，洋人与猪不得入内！

看门人正在用铁锹铲雪，他显然听到了他的这番议论，停下手，脸上有一种莫名的惶恐。他问看门人，他说他有个朋友住这儿，但是好久没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搬了？看门人问是谁，他说出那个朋友的名字。

“死了，今天早晨刚刚拉去火化。”看门人没有表情地说。



天山的大雪 和约翰列农

● 王 刚

那个留着长头发，在乌鲁木齐的漫天大雪中还穿着一件日本旧西装的青年果真是我吗？天气那么冷，却因为爱美仍然不愿意穿棉服。其实，日本的旧西装有什么美呢？很多人都对我说你穿的衣服有可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也许上边还沾有爱滋病毒，二十四岁的我却因为深深地恋着它的板型连冬天都穿着它。还记得那件西装里绣着田中角荣的名字，他真的是那个日本首相，还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我无法考证。我艰难地行走在没膝的雪中，看着雪花在灯光下像洪水一样地朝我奔涌，什么叫富有内在的激情，那就是我。我就是激情的代名词，我就是那个叫作王刚的诗人。我在深夜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头，是因为王刚的内心里有着烈火一样的感动：孟非从阿联酋回来，他告诉我说他带回了一盘磁带。是披头士唱的歌，里边有约翰列农。

时光已经很久远了，当然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二十二年摇摇晃晃，流走的时间把我从青春的垃圾堆扔到现在的垃圾堆里。约翰列农却从来没有从我的内心退却，他用自己的诗句和音乐一次次地像那个晚上的雪花一样压迫着我，我的思想，我的感情。《Let It Be》有人翻译成去他妈的，《Yesterday》不翻译成昨天，还翻译成今天或者明天嘛，再业余也不能这样。《Hey Jude》让我想起了所有那些当年的乌鲁木齐的女孩儿，她们为我擦汗并和我一起葬送青春，她们都可以叫

朱迪，朱迪就是朱迪，不是那个朱迪福斯特。《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我想抓住你的手还是我想握着你的手，有人说是一样的。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你不先大胆地抓住，你又怎么可能长久地紧握呢？我不想对你们形容列农的嗓音，我不想描述列农的歌声，因为我还没有那么无耻，以至于堕落到用自己的语言去形容音乐或者歌声。但是，让我怎么说那个晚上在乌鲁木齐漫天大雪中的列农呢？我在孟非家一遍遍地听，我拿出自己珍藏的 TDK 磁带让他为我转录，我边听边为自己不满意爱情生活流泪，当我再次回到了白色的黑夜中时，醉酒的我凄凉地哭泣着，一遍遍地唱着那首刚学会的《Hey, Jude》。雪是那么温暖，灯光如同阳光，乌鲁木齐的夜空光辉灿烂，照耀着我的前方，我就像是一个得了青光眼的病人那样，再努力也睁不开眼，故乡的大雪让我胆大妄为，猖狂无比。我没有回家，像是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的，背负着无限的理想走在冰雪之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农完全混杂在一起，让我发着高烧，踩着塞利纳一样的步伐在茫茫黑夜漫游。黎明时分我回到了家，如同将熄的炭火，更像是垂死的牲畜，瘫倒在小屋的地上，在深沉的睡梦中把雪野、乌鲁木齐、约翰列农永远地搅拌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是看到了雪，就想到了乌鲁木齐，就看到了那个反叛者和他的音乐，以及我的反叛和我的音乐。

他们告诉我水西沟到了，我是在二十二年之后看到水西沟的。于是我看到了滑雪场。水西沟的滑雪场。同样是乌鲁木齐，为什么一个阴沉，一个晴朗。同样是新疆，为什么一个阳光灿烂，一个阴雾迷漫。人类的进步究竟应该朝哪儿走？是朝着现代化的北疆，还是经典而原始的南疆？乌鲁木齐的空气怎么了？乌鲁木齐为什么也有那么多车？乌鲁木齐为什么总是大雾？乌鲁木齐已经很难看到天山了。中国的现代性真的要求我们做出这样的付出吗？如果非要付出这些，我们能不能不现代化。水西沟是超脱的，水西沟没有必要承载那么多思想和回忆，水西沟的空气像少女的皮肤、绵羊的泪水。水西沟无边的雪野处处回荡着约翰列农的歌声。那个给我们介绍冰场的商人宁齐肯定是吹小号的宁齐。当年他吹的莫扎特我还能想起来，他说了许多数字，可是我听不见，似乎小号声不断传来，还是《Hey, Jude》，还是那种扑面而来的久违了的新鲜空气。

黄多去年对我说，他去了瑞士滑雪，很刺激。又问我说，乌鲁木齐有滑雪场吗？那儿有天山，应该有滑雪场。我说可能有，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在我就在滑雪场，乌鲁木齐水西沟的滑雪场，我没有去过瑞士，只



是去过奥地利，我看到了卡拉扬小时候曾爬过的那座山，以及山上永远不会融化的积雪。现在我站在天山脚下，我有些犹豫是不是穿上滑雪板。为了平衡自己，我给黄多打了电话，我对正在美国三藩市准备睡觉的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乌鲁木齐有滑雪场，叫水西沟滑雪场。

真的很暖和。就像是天山上放了很多壁炉，由许多英式管家在负责燃烧。这儿的太阳还是童年的太阳，它似乎只该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历史中。我穿上冰鞋有些羞怯，以为有很多人在看我，其实四周没有人看，人们看自己都看不过来，然后我就开始滑了。我从山坡上下来，一共摔了三跤，每一次都是因为太快了。我老眼昏花而承受不了，滑雪的感觉早已遗忘，就像是那一个个我认识的乌鲁木齐女孩儿，我的青春岁月早就被大雪掩埋，就像是父亲的身体，被平放在天山的土地上，那上边盖着树叶、泥土、还有厚厚的积雪。

我的回忆充满温情，也饱含着仇恨。我温情着满目的雪野，我仇视着自己的衰老。

我兴奋地对许多人说，我是从山上滑下来的，我一共摔了三次。我是因为承受不了速度而主动摔倒的。我说我从小就穿着冰爬子滑冰，天天追赶着少见的汽车，那时的街道上总是白的，雪地不会被污染，我说我曾穿过花样刀，但从未穿过跑刀。这话我反复着一遍遍地说，仿佛我又回到了那个下着雪的黑夜中，我一遍遍地唱着约翰列农的歌。

在歌声中，我躺在雪坡上，从久违了的蓝天中，再次看到了父亲的眼睛，他似乎在说，你也老了，却还这么疯狂。

约翰列农是谁？披头士是干什么的？约翰列农因为王刚的原因而上了水西沟，并和我们一起滑雪。也和我们一起摔跤。摇滚的情绪早已残废，还是和青春一起延续？那样的大雪弥漫和诗歌激情以及对于列农的热爱，还在今天我的故乡乌鲁木齐的青春写作中生长吗？为什么从小吃牛羊肉长大的少男少女们的激动和勇敢却总是被便宜的深刻思考替代？为什么往日汹涌的泥沙俱下已经渐渐被后代们表面精致的小玩艺儿涂脂抹粉，每天都能看到天山的地方却无限度地 Copy 出深刻而纤巧的假山，是因为现代性的污染需要那些纷纷繁繁的摆设吗？

还好，光明路、青年路都污染重重，我们还剩下了水西沟，我的眼睛越过一个个假山之后，穿过二道桥、延安路弥漫的大雾，最终还是看到了天山。

大野洋子。刚才还在电视上表演。她是死了多年的列农的夫人。她

唱着当年那些摇滚的歌,使她看上去更加衰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又唱又跳,显得残酷滑稽,让人心酸心疼。我多么希望此刻水西沟的阳光能够照耀到北京,照耀到日本和英国,最后照耀在大野洋子这个老太太的身上。

也许奇迹真的会出现,列农重新在天山下的雪地上复活,大野洋子又成了那个骚劲十足的女生,她让列农变得多少有了些柔情,并跟他谈情说爱。

因为在世上我们很难看到水西沟那样的阳光了。

那天我睡着了,在鹰沟的深雪之中,我们的车陷进去出不来了。在等待救援的时候,我放松地睡去。车内很暖和,眼前一片红彤彤,我被烘烤着回到了红太阳身边。那时我觉得自己仍然是个诗人,猖狂地在乌鲁木齐的黑夜中哭泣,并不知羞愧地让自己和约翰列农缭绕在一起,没错,再低的理想都有云雾缭绕。就好像滑雪还不够刺激,我们能经历无数个青春,就好像水西沟还会唱歌,是最早的摇滚,泛滥着漫天大雪,肆意地挥霍着阳光,把约翰列农介绍给今天的女孩儿,无论她是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还是生在全中国的任何地方。青春少女让我渴望而伤感。

Hey, Jude。



多彩的芦荡

● 赵天益

我是从故乡的芦荡农舍里走出来的，对于芦苇，有着魂牵梦绕的怀念……我生在黄河边，长在芦苇荡，对古老的黄河，对不起眼的芦苇怀有深沉的眷恋。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黄河被称作“母亲河”，在她的哺育下，炎黄子孙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开垦了沃野千里的中州平原。然而，桀骜不驯的黄河也曾给两岸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滔滔黄河肆虐后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惨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是，家乡的黄河滩头那青枝绿叶、飘花泛白的芦苇，却带来春的信息和生命的希冀。它不怕狂风恶浪，不畏电闪雷鸣，盘根于泥土之中，叶绿于大地之上。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黄河岸边的芦苇荡是八路军的青纱帐，他们出没于这里，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而今这北国的“竹子”又与大堤为伍，同黄河共存，年年捍卫着大堤，造福于两岸人民。

芦苇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颇多。它的叶茎可造纸，茎秆可加工编织席篓，又是房建的材料，根可入药，可谓浑身是宝。它喜水但不择土地，南疆北国、肥沃汀洲能长，贫瘠沼泽可生，耐得炎热，抗得奇寒。它挺拔淡雅，不媚不俗，春如锥，夏葳蕤，经霜而茎益坚，节益亮。所以，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赋诗填词，赞咏不绝。像唐代诗人雍裕之所描写的：“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明月泻似雪，无处认渔家。”王昌龄也在《塞上曲》中赞道：“蝉鸣桑树间，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